

微生活

装满快乐的老巷子

□曹吉片(宁夏平罗)

梦里,我时常回到儿时的村庄。一座座低矮的土坯房挨挨挤挤在中心巷道的两侧,大门都对着巷子敞开着,家家没有秘密。

巷子很短,一溜烟,能从头跑到尾。这里,盛满了我童年的快乐。记忆中,每家院墙上都留有窟窿,墙根下都堆着土,把巷道拥得很挤。早晚牲畜出圈或归来时,巷子里都是尘土飞扬的。

在农村,逮在手里的东西,都能玩。玩土,是我们最大的乐趣。站在土堆上使劲跺,把土踩得很瓷实,再用小铲子掏呀!挖呀!挖空心思建造一座城堡,为此,能捣鼓一个上午。有了门,必须有窗户,不能少了卫兵,临了,再拿个石块充当看门狗。母亲收工了,就拽着她来看。被母亲夸上一句,能高兴好多天。不过,有时因变成小土人,还被母亲暴打一顿。

儿时,玩得最多是过家家。一堆黄土,中间刨个坑,倒入水,再把周围的土一点一点推进水中。等水渗进去后,再用小铲子反复掺和,确保泥巴黏性十足。直到软硬适度,着手做饼干了。一小团泥巴被我揉圆压扁,再用小木棍擀薄,画上图案,放在太阳底下晾晒。一个泥巴饼干就成了。

饼干晒干以后,是用来招待亲朋好友的。来的亲戚,要咂摸着嘴,不停地夸味道好,夸能干。如不这样,会被嫌弃不知礼数。就这些,小伙伴们玩了一次又一次,乐此不疲。

那时的我们,没钱买风筝,但有风车玩。用纸折成风车,用白刺固定在高粱秆秆上。高举着风车,逆着风跑,风车便急速地转动起来。风车动了,我们便高兴。

正午,我们就三五个一群,在巷子里抓羊拐。留下一只红色的羊拐,其余一色撒在地上。红色羊拐抛起时,要按顺序把地上的羊拐翻成背背或坑坑,完事了,再接住红色的拐。最后,要把所有的拐一次性抓起,并接住抛起的红色拐,才算赢。抓羊拐,村里的女孩,人人都会。

傍晚,羊归圈了,巷子里一片咩咩声。听着听着,娃娃们便想妈了。羊群过后,地上便留下了黑溜溜的羊粪蛋。小伙伴们一点也不嫌脏,捡起干燥的羊粪蛋,地上掏几个小坑坑,玩起来。听到妈妈的喊骂声,知道忘了回家吃饭,一溜烟就散了。

黄昏时的巷子,是孩子们的天堂。饭碗一撂,我们就急忙出了门。小伙伴们早到了,我们很快进入了游戏。有背人打仗的,有玩捉迷藏的,还有玩摸墙墙的。孩子们打闹着,喊叫着,玩得热火朝天。

正当玩得尽兴时,猛一回头,发现巷子的墙壁上,伸出了好多大脑袋。原来牲畜们都来看热闹,它们看得入神,竟然流着口水。看得高兴了,还晃动着脑袋,一副啥都懂的样子。

那些年,玩耍带来的快乐,像阳光一样,想起,就暖暖的。



《乡村的傍晚》。张尚宝

时光

最美的背影

□王举芳(山东新泰)

要不是那一天,我真的不知道她的背影那样美丽。

那天站在路口,看着母亲一边回头示意我回家一边离去的背影,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,眼里不自觉地流出一些涩涩的液体…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的背影。

母亲的背影,我难得一见。

记忆里的童年,我总是走在母亲的前面。那时候我年纪尚小,母亲怕我摔倒,总是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,给我安全,让我踏实地迈动脚步。

上了中学,每天一大早母亲就起床做饭,然后喊我起床,在我吃饭的间隙她帮我把自行车推出来,送我到村口,然后站在那里看我走远。有一次,我不经意地回头望向村庄,依稀看见母亲的身影,我才知道母亲的目光从未远离,心里充满了力量。

工作、结婚后回家看母亲,迎接我的依然是母亲温情的怀抱,送我离开的依然是母亲慈爱的笑脸。

几年前,我的胳膊因公受伤,母亲执意要在医院看护我。出院以后,母亲又照顾了我半个多月。因为要忙秋收,母亲不得不回乡老家。

那一天,我送母亲离开,这是母亲第一次走在我的前面。顺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下走,母亲走得极其小心。每下一层台阶就回头看我一下,嘱咐我小心一点,别碰了受伤的胳膊。

我以为母亲的背影也如她的笑脸一样永远美丽可亲,充满张力,但我分明看到了她背影里的沧桑。她的背有些微驼,原来,岁月已把母亲弯成了一张弓,而我一直走在她的前面,看到的总是她那圆满的光彩。

走出楼道,母亲执意让我停住脚步,一个人一步三回头地离去。

我站在那里,眼泪无声地滴落下去,不能自己。

母亲走出几百米远了,阳光照在她身上,印出她的影子,隔着距离,我看得很清。母亲把包放下,揉揉腰,捶捶肩膀。母亲累了,但她不让我看到她的疲惫。母亲腰疼病又发作了吧?但她不愿意让我看到她的疼痛,怕我牵肠挂肚。

母亲的背影里,承载着她对家人多少心心念念的牵挂啊,这牵挂很重很重,可她依旧在父亲去世后,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庭,尽管这背影显得有些疲倦,可她依旧会转过身来,给我们一个安心的笑容。母亲的背影里,藏满了深深的爱。

我跑上前去,跟在母亲身后,轻声说:妈,我送您到车站。

随笔

烟火里的修行

□张君燕(河南焦作)

聚会上,老友带来一位新朋友,跟大家介绍说是“美食家”。朋友们没有接话,笑容里也或多或少有一些揶揄。在大家看来,美食家不就是“吃货”吗?如果是以前,我可能也会这样想,但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,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有了改变。

小区门口的修鞋匠,每日坐在堆满工具与旧鞋的摊位前,双手沾满胶水与鞋油,毫不起眼。可他仅凭手指摩挲,就能精准判断鞋底磨损的症结,挑选最适配的材料修补,让一双双几近废弃的鞋子重获新生。

巷子里的理发师,老旧的推子在他手中嗡嗡作响,好像没有技术含量,他却能依据每个人的头型、发质、脸型,巧妙构思,几剪子下去,就赋予顾客焕然一新的面貌。对时尚潮流的把握、对发型细节的雕琢,尽在他那看似随意的手法之中。

裁缝铺的王姨总自嘲:“会踩缝纫机算什么本事?”那天我见她对着一块素绸比划着,指尖抚过布纹像在读盲文。“客人

是高低肩,两边肩膀不一样高。”她加上一块布料重新走针,“得让衣料替身子增加点高度”。果然,那位退休的女教师穿上新衣后,原本有些佝偻的身形也站成了青竹的模样。

我们总以为,轻易上手的都无甚稀奇,却不知,在每一个平凡表象之下,都深埋着他人用岁月与汗水浇灌的专业种子。这些种子发芽、抽枝、开花,于无声处,熠熠生辉,照亮生活细微却动人的角落。

就像一道春笋上桌之后,众人大快朵颐,直叫好吃。“美食家”新朋友轻声描述春笋破土的脆嫩,装在盘子里仍保留的那股山林清气,以及春笋与调料碰撞出的独特风味层次,说得绘声绘色。席间的朋友们包括我在内,我们的味蕾像是被唤醒一般,重新回味起口中残留的滋味,好似也吃出了别样的精彩,感受到了普通春笋里藏着的乾坤。

原来,每个人都在烟火里修行,每个行当都住着一尊手艺人供奉的佛,香火是长年累月落在指尖的老茧。